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文·電物 75 級 黃須白

第十五章 回首西南看晚月 孤雁來時 塞管聲嗚咽 (上)

胡北風與柳依依剛走離位在銅鑼灣的辦公大樓，櫛比鱗次的樓宇深處忽然一隻離群孤雁破風疾出，望遠處避風塘碼頭鼓翼而去。

柳依依抬頭看了幾眼後，略感吃驚，訝異這南遷灰雁竟迷途到香港來了。胡北風邊聽柳依依講述灰雁故事，邊領著她搭了地鐵到中環出站，並循路上的山頂纜車指標到抵花園道山頂纜車總站。

兩人搭纜車上到太平山頂，往下一看，西天已然泛紅，遠處維多利亞港灣一幢幢竹節般高樓燈火明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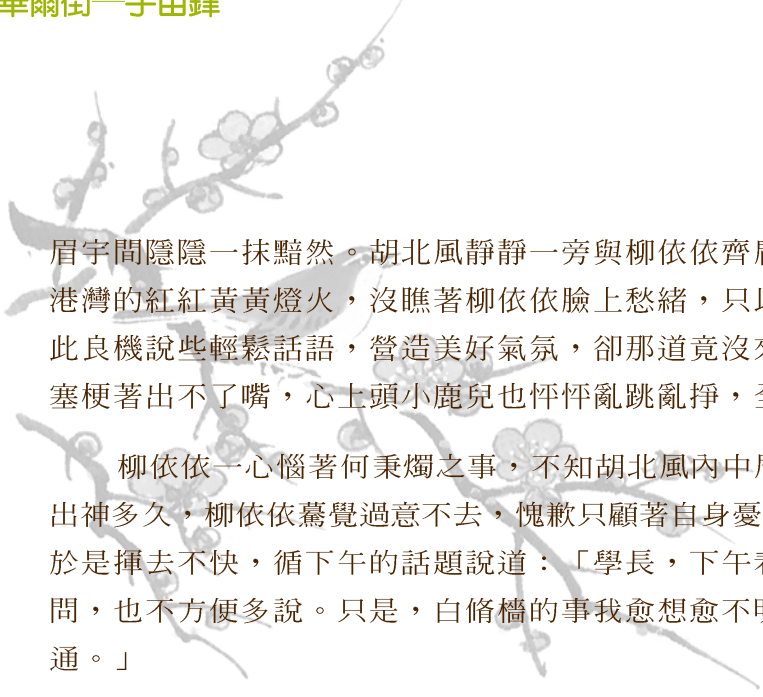
胡北風靜候柳依依乘著晚風，凭欄遠眺頗一晌後，帶引她邊說邊笑著往山頂餐廳行去。

兩人在燭光中享用了一頓愉快的美酒晚餐。這時，柳依依半酣微醺，想起了過去與何秉燭幾次就著月色同歡飲，而如今與何秉燭卻隱隱然一條裂隙不知緣何修補，胸中不由陣陣淒楚。胡北風雖是不知柳依依這會心思，但好不容易頭一次與柳依依良夜共處，恁是如何也得好好珍重，因此忍著可能被拒的惶恐，低聲探詢柳依依是否一道外邊賞月觀夜景。柳依依正自煩憂，想說說心事，因此微點螻首應好。

兩人出了餐廳大門，見右斜前方遠處有燈火熒熒、半昏半昧，於是不約而合望闌珊燈火處行去。

十月底的太平山頂氣溫仍高，但偶有清風徐來，因此靜夜中倒也令人心生沁涼。柳依依微倚護欄，玉肘輕擱欄杆之上，心頭默自想著與何秉燭的近日幽怨，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眉宇間隱隱一抹黯然。胡北風靜靜一旁與柳依依齊肩並立木欄前，目光投向山下港灣的紅紅黃黃燈火，沒瞧著柳依依臉上愁緒，只以為她正欣賞夜景，因此想藉此良機說些輕鬆話語，營造美好氣氛，卻那道竟沒來由心生緊張，張了口，話卻塞梗著出不了嘴，心上頭小鹿兒也怦怦亂跳亂掙，全沒個定靜安妥。

柳依依一心惱著何秉燭之事，不知胡北風內中居然有這許多掙扎。不過，沒出神多久，柳依依驀覺過意不去，愧疚只顧著自身憂煩，卻疏忘了身畔的胡北風，於是揮去不快，循下午的話題說道：「學長，下午看你心情不是很好，我沒敢多問，也不方便多說。只是，白脩檣的事我愈想愈不明白，總覺得有許多地方說不通。」

柳依依雖知胡北風不見得願意明言他與白脩檣之間不足為外人道的那些恩恩怨怨，但她還是拐了個彎，試探性地一問。胡北風聽出柳依依心中好奇，本想如同下午一般將話題閃躲開，不過酒後微醺下，轉首望見身旁美人在細弱燈火中脈脈盈盈的眼眸，原本緊緊看顧心中祕密的枷鎖不覺中一道道鬆開，他已不想隱瞞，他想將箇中原委盡說與她知悉。胡北風笑笑地轉首凝望著柳依依雙眸，暗示她往下講。柳依依領會胡北風心意，便接著說道：「白脩檣惡意中傷你或許可以理解，畢竟你走了，他才能升任部門主管。可是，他這樣肆無忌憚亂說，難道不怕被董事長知道了會惹上麻煩嗎？」

胡北風其實也百思不解為什麼白脩檣膽敢拿立委祕議分贓的事做文章。原本下午在辦公室時，他一度以為是江麗天授意白脩檣散播謠言，但現在心靜一想，這事若張揚開了，對江麗天萬萬不利，因此應該不可能是江麗天幕後策劃。那麼，到底是誰告訴白脩檣？到底是誰暗裡指使？以江麗天的個性，這等機密事若找人商量，頂多就是那位忠心耿耿、家臣般的執行副總，年輕氣盛的江上峰是不可能被告知相商的，因此謠言起點應該不是公司裡頭。那麼，是誰？是誰知道這事情的來龍去脈？是誰跟他有怨，想禍弄於他？而又是誰熟識白脩檣，藉其四處造謠？

「老實說，這也是我想不通的地方。按理講，這件事應屬機密，以白脩檣的輩份不可能會知道，而他這樣胡亂張揚最後終將傷害到董事長，到底目的何在，我一時也想不清楚，」胡北風對江麗天已有嫌隙，因此也就不避諱，雖未明言卻也算是承認確有與立委密議分贓之事。

柳依依聞言一震，她只道白脩檣所言就算不是空穴來風，也一定是捕風捉影，端是因與胡北風的不為人知恩怨而惡意生謠。但是，觀諸胡北風說話神情與內容，顯然傳言並非均屬子虛，至少與立委協議分贓的事是有的，而這事胡北風

是知情的。那麼，胡北風被調來香港的原因說不定也真如白脩樞所說是爲了將他切割，免得事端擴大、不可收拾。只是柳依依實在難以相信胡北風會將這樣的機密事隨意散播，以他沉穩的個性及對江麗天的忠心，不可能不知事情輕重。

「學長，我沒想到與立委密議的事竟然是真的。這麼說來，難道真的是董事長在幕後主導這件事？」

胡北風不確定柳依依是問「主導」什麼事，將他調來香港的事？還是勾連立委密議的事？不過這些都不重要，他對江麗天已不信任，趁著現在酒酣迷離，他想讓柳依依盡情分享他的心中祕密。

「是不是董事長策動其它證券商及立委來共同祕議認購權證的退稅案，我並不清楚，但我猜想他應有參與。大約五、六個月前，董事長要我去立法院參加一個公聽會，並要我準備一些我們公司發行認購權證以來的損益資料帶去。我到了以後，發現許多黑頭車停在立法院側門口，並看到十來位證券商的大老闆圍聚在大太陽底下，當時我就直覺不對。只不過是一個公聽會，怎用得著勞動這麼多大老闆，」胡北風將話打住，暗暗看了柳依依一眼，見她聽得專心，便又接續未完的故事。

「我在眾人之中輩份最輕，到場的人不是董事長，就是總裁，要不就是總經理，我沒法插得上話，只好站到他們外邊。我從他們的談話可以隱約聽得出來大家都被告知這是一場非常重要的公聽會，非得他們親自出馬不可。可是，似乎大家只知道要來立法院開會，卻又不是很清楚會議的確切地點在那裡，甚至連召開會議的人是誰也眾說紛云。不過，看得出來，華開證券的老董對這會議的內情是較其他人清楚。我並不知道我們到底是在等誰，或等什麼，只知道好像證券商公會也將有大頭前來。我們等了大約十來分鐘後，公會的人來了，是個中階主管之類的，說理事長有事不能來。我一聽就知有問題，我坐計程車來的時候，明明在前一個路口附近看到他站在車外、糾著眉在打行動電話，似乎很煩惱的樣子，」胡北風腦海中浮現起那雙目藏奸帶滑的證券商公會理事長低著頭、偻著背、半憂半愁講著電話的模樣。接著，他又說道：「過沒多久，立法院裡忽然匆匆忙忙跑出一個助理模樣的人，通知大家會議地點改在青島東路上熊照杰立委外面租的辦公室。一剎那間，這些大老們議論紛紛，有的大概警覺到不對勁，馬上叫來司機，匆匆走人，最後只剩下七、八位留了下來。我不知該走或不該走，正在猶豫，華開的老董看我愣著，便指示我代表江麗天參加，於是我就這樣因緣際會地參加了那個祕密會議。」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胡北風見柳依依聽得入神，臉上一陣難以置信神情，不由百感交集地無奈一笑，然後才又說道：「熊照杰辦公室布置得很舒適典雅，放了些明代黃花梨傢俱，牆頭還掛了幅林風眠的『金秋』。一個教授出身的立委能有這樣的手筆，應該是有些什麼特殊的收入吧。」

「過去我曾聽說立委官商勾結的事，但總是傳聞，沒有切身感受，也不知個中真偽。不過，這一回卻不同了，我是親歷其境、親臨其中。電視上我們看到熊照杰和汴瀟都是道貌岸然地，不時品評時下亂象，又不時高聲疾呼重整社會道德，很有古時候那種士大夫味道，那裡想得到那天開會時，他們卻是那種貪婪分贓的嘴臉。現在回想起來，都還讓人作嘔。」

胡北風發了發牢騷，然後又回到了正題：「那個會議的主題是討論怎麼樣藉助立法院財委會護航來幫助證券商的認購權證新稅制案順利完成立法，以及怎麼樣對這些有功立委前金後謝。開會時，在華開老董的指示下，大家當場拿出預先準備的數據說明自家券商若適用新稅制能取得多少稅賦好處，然後依比例分配各家券商應拿出多少金額來『回饋』這些友好立委。我從在場這些證券界大老的反應可以清楚地知道這件事大家已有過默契，而江麗天也應參與其中，只是因為某種溝通不良，他並不知曉那天開會的真正目的，所以才沒親自出席，而我是被誤派去開會的。不過老實說，我覺得似乎那天除了熊照杰和汴瀟外，所有的人都是到了熊照杰辦公室後才知道開會的主題是討論前金後謝。」

柳依依聽到這裡，既是驚駭，又是憂慮。她驚駭立法院竟是如此汙濁不堪，連形象清新正直的熊、汴兩位立委居然也是羊皮狼。她憂慮何秉燭日後將更孤單，他的兩位老師已入了魔鬼道，區區金錢即可收買。雖然她曾聽聞何秉燭隱約談到幾位特定立委的不乾不淨，但她總以為那也就只是這少數幾位黑金背景立委而已。她萬萬沒想到袞袞立委諸公貪財好利者比比皆是，而堂堂國會殿堂竟是討價還價、行賄納賂的分贓所。她心頭暗暗一緊，她知道這件事須得趕緊告訴何秉燭，以免何秉燭仍當這兩位「恩師」為盟友。

「我聽說認購權證現行的課稅方式不合理，而透過財委會提出的新賦稅方案比較合乎學理，不是嗎？」柳依依仍不太願意相信熊、汴兩人會貪贓枉法，她覺得既然透過立委提出的新方案是公正合理的，那麼為什麼還要行賄？

「我知道妳想什麼。的確是有些奇怪，明明新方案較合理，為什麼還要與立委勾結？」胡北風一語道破柳依依心中疑惑。

「國稅的事牽連極廣，怎麼訂規則，怎麼課徵，都必須有法源依據，否則賦稅署和財政部都會被追究行政責任。在經過了長達七、八年的溝通後，雖然財政部及賦稅署的相關官員都已漸漸明白新的課稅提案才是公平合理，可是，如果沒有透過立法院的修法使這些新制明確成為法規，讓他們有所本，能依規遵循，這些政府官員是不敢從善如流地。對他們這些公務員來說，就算明知現行稅法不對，他們也必須強力捍衛。證券商老闆們很清楚這一點，也明白時間對券商不利，時間拖延越久，累積的枉繳稅款就越大，將來追討回來的機會就越低，所以他們才會心急地想用這種『利潤共享』的方式來綁住立委，讓新案儘早過關，」胡北風不厭其煩地向柳依依解釋個中原委。

柳依依一直都以為用得著行賄的事必定都是些不正不義之事，但此下聽胡北風這一說解，她完全獸楞住了。她不知該如何反應，新擬議的認購權證課稅提案是較公正合理的方案，但與現行稅法有悖，證券商為讓「對的」新法儘速通過，情願犧牲部份利益，行「錯的」賄賂之事，與立委串聯，給與花紅來強力運作新制完成立法。為讓正義得昭雪，無所不用其極是對的嗎？柳依依心中一團疑雲漸漸漫起。

「Do the ends justify the means？」柳依依不覺中喃喃輕語。

「這問題也一直困擾我。那次在熊照杰辦公室快開完會時，華開的老董兩眼陰陰地瞪著我，說江麗天派我來，應該是信任我，所以我應小心謹慎，切不可亂說亂傳。原本在會議進行過程中，我心情頗為高亢，由衷地佩服這些證券大老的魄力與智謀，因為藉由這樣的『同心協力』與『利益分享』方式，立法院應能很快地通過認購權證新稅制，屆時賦稅署就有所本據，證券商就能夠得到公平正義的對待。但是，華開老董的那一席『教誨』卻讓我覺得很不舒服，甚至心生警惕，一連好幾天都還隱隱不安。那種感覺就好像是——」

胡北風皺起眉，說得略顯激動而揮舞的雙手霎時頓住空中，他瞪直了眼，腦子裡急急搜索著合適的形容字眼。

「表面冠冕堂皇，骨子裡貪狼惡虎。」

胡北風聽到柳依依這貼切形容，很是同感。不過，只才一瞬，卻悚然一個戰慄哆嗦。他回想起立法院祕會那天當他回到公司並疾疾上樓向江麗天報告時，江麗天森寒著一張臉，一邊聽胡北風陳述經過，一邊兩眼上下游移，像瞧個陌生人般渾身打量著他，然後才又神色異樣嚴肅地交待他切切謹言，萬勿外洩與會機密。那感覺就像被華開老董瞪視時一般，讓人骨子裡一根根寒芒逆竄豎起，雖然在那當時，他囿於對江麗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天的敬重，未有任何疑猜，但現在憶想起這一幕，江麗天那模樣不正就是明明白白地昭告著對他的懷疑、不信任嗎？胡北風暗裡捏了把冷汗，原來江麗天是這樣看他的，都怪自己對江麗天太信任，以致於沒能在當時觀察入微，瞭然江麗天對他的好只是表象，暗藏在背後裡的其實還是機心巧算。

胡北風思慮飛快流轉，沒一晌，他已然有了清晰輪廓。江麗天必是懷疑他洩了與立委合謀的機密，所以才調他來香港。而在董事長室裡那番有關部門獎金制度的討論，其實是請君入甕，藉假意問詢有關部門獎金制度的看法，讓胡北風「自願」放棄部門既得利益，然後再透過流言渲染，讓新金部同仁誤以為胡北風自私自利，明明已將離開新金部赴任新職，卻暗暗施使回馬槍來傷害部門及同事利益。

胡北風脊背上一股涼意颯颯而起，令得他不期然一身寒慄。他太單純了，單純得近乎愚蠢，所有的人都說江麗天狡詐，唯獨只有他識不透，偏當江麗天是命中貴人，以為江麗天真心提攜他。胡北風一顆心怦怦直跳，既是愧慚，又是羞赧。他愧慚偌大歲數了，還對江麗天這麼個老狐狸推心置腹。

他羞赧江湖早已走慣，卻仍辨不清人心險惡。

「董事長一直都對我不錯，我也一直都……很……尊敬他，但這件事讓我清醒了許多，或許我……真的……看錯了。」

「我知道事情輕重，不可能將這種機密事隨便亂講。我想白脩樞說得對，江麗天……一定是懷疑我洩密，所以……將我調來香港。」

「我不知道白脩樞是怎麼知道這件事，全公司裡頭知道這事情的應該只有我跟江麗天而已，頂多就是再加上執行副總一人。我甚至……甚至……覺得連江上峰都不知情。」

胡北風斷斷續續將他的感觸吃力道出。柳依依一旁聽著，知道他仍有許多抑鬱待要抒發，便就默不作聲，一邊靜靜陪著。

「噓——」胡北風胸中一團鬱悶，不覺仰天噓了口長氣。隔了好一陣子後，胡北風苦澀地問道：「很久前妳問我外面傳聞我們新金部做『套利』的事，還記得嗎？」

胡北風已看清江麗天真面目，對江上峰、白脩樞更是早已失望，因此傷心之餘，也就不想再顧忌，決定把祕藏在心裡頭已許多年的事通盤說出，讓抑鬱不暢的心情能

夠快活。

胡北風看了柳依依一眼，見她皺著眉、輕輕點了點頭回應適才提問，知曉雖已經隔數月，柳依依對傳聞仍是憂心，並一直都記掛著，於是心情很是沉重地自責道：「這件事我必須負責任。我不是很有道德勇氣，明明看到了，卻一再姑息，以致於連我自己也似乎變成了裡面的一份子。雖然我並沒有參與他們，但我是部門主管，說什麼我都脫離不了干係。」

柳依依心中一緊，雙蛾斂了起來，她知道同業說的都是真的了，她很為胡北風耽心。

胡北風目光遲滯地默默看了山下閃閃爍爍燈火頗一陣子，然後拉回思緒，輕輕吐了一口鬱鬱悶氣，並接續說道：「白脩檣原本是在華開證券當交易員，他是個善於逢迎的人，進來後不久，就和那時身兼債券部及新金融商品部副總的江上峰混得很熟。他知道江上峰喜歡名錶，便刻意鑽研其中，幾年下來，他自己也儼然成了精通名錶典故的活字典。他到處陪江上峰看錶、買錶，有時還自掏腰包買錶送給江上峰，因此很得賞識。」

「大約六年前，那時白脩檣已進來一年多，交易表現還不錯，雖然我不太喜歡他的巧言令色，但在江上峰暗示下，我仍是寫了個簽呈，升他為交易組的組長。不過，約莫五年前，我無意中發現了白脩檣的一些勾當。」

胡北風苦澀地嚥了口唾沫後，眉頭鎖著又再說道：「白脩檣暗地裡勾結了一些交易員，透過這幾個交易員的網絡，在其它的券商開了十來個人頭戶，然後利用從事認購權證避險操作的機會，將公司持有的認購權證低價賣給人頭戶，幾天後再用公司的資金高價買回，從中『套』取公司的『利』益。」

「他們不怕被發覺嗎？」柳依依很是疑惑，沒想到有人這般大膽。

「除非做主管的仔細，否則很難察覺。股市不好時，認購權證沒有人買，流通性極差，證券商為讓市場活絡，吸引投資人進場買賣，往往會自買自賣來製造交易活絡的假象，白脩檣就是利用這樣的機會。表面上看來是『造市』，讓權證交易活絡，實際上卻是藉機將公司的認購權證部位低賣給人頭戶，然後再高買回來。部門主管如果警覺性不夠，不仔細查看交易報表的每一筆買賣，是無法揭穿的。而股市大好時，權證買賣踴躍，這種『套利』就更容易隱藏在正常的『造市』交易底下了。」

「聽起來好像蠻容易的樣子，可是有辦法能確保交易時都剛好對到這些人頭戶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嗎？」柳依依明白了同業告訴她的「套利」原來是這麼回事，但對實際操作細節卻不甚瞭解。

原本面著山下港灣說話的胡北風由眼睛餘光中瞥見柳依依轉首望向他，便也轉過頭來看著柳依依，並無奈地對她苦笑，然後回答道：「認購權證就像是流通性不佳的興櫃股票，當標的股行情不好時，一個交易日裡幾十分鐘內都難得看到一筆交易。交易員利用這種時機來安排『套利』操作再容易不過了。市場上沒有其它不相關的買賣單干擾，要讓人頭戶成交到什麼價位都很容易做到。而就算股市行情熱絡，交易員利用合適機會，蓄意攢低認購權證價格來賣給人頭戶，並趁標的股上漲時將人頭戶持有的權證高價出脫也是輕而易舉的事。」

胡北風說到此略頓了一頓，腦子裡斟酌思量了小半晌後，決定吐露更多祕辛：「事實上，剛才說的這種作法只不過是整個緊密操作中的一個小環節。早在八、九年前，同業券商就已經『開發』出『一整套』的『套利』模式了。」

胡北風看了看柳依依神色，知她已有些明瞭，也知她好奇所謂的「一整套的套利模式」究係何指，於是便接著說明道：「認購權證發行時，為確保能夠順利銷售完畢，並滿足法令規定的投資人持股分散原則，券商往往會找特定人申購權證，讓募集儘快完成。而為了對這些配合認購的特定人作適當回饋，券商通常的作法是承諾用較高的價格買回。一般說來，承諾的買回價所反推出來的年報酬率約在百分之八到十二之間。雖然說這種保證買回承諾的作法並不合法，但還不至於嚴重到讓人聯想到貪腐。不過，一些券商的大老闆及新金融商品部主管開始從這裡頭看到了『無風險套利』的機會。他們發現，與其讓外面的人作無風險的保證買回，何不如自己來作套利。於是，權證發行時，券商高層往往合力包下一大部份——當然囉，是透過他們的人頭戶。當權證掛牌時，如果標的股的行情不好，就將持有的權證部位依保證買回承諾裡所約定的價格賣回給公司。但是，如果掛牌時標的股行情大好，權證價格跟著一飛衝天，那麼就不理會保證買回條件，直接在市場上出脫權證以賺取更高的利潤。」

柳依依心頭一悸，暗想這是個什麼樣的腐敗世界，券商老闆和經營高層竟然做這種事情，拿公司來賠墊自己，獲利歸私人，損失算公司。原來這些人是這樣賺錢的，投資居然可以無風險，無論股市漲跌都能獲利。

「券商都這麼做？」柳依依疑惑地問道。

胡北風對柳依依曖昧一笑，然後淡淡說道：「除了少數一、兩家沒聽說外，其它都這麼做。有的是新金融商品部主管聯合部份心腹交易員背著公司玩這把戲，有的則

是公司董、總帶頭操作。」

「董、總？」

「嗯。」胡北風點了點頭，然後說道：「夜路走多了，難免會遇到鬼。想走夜路，又想在遇到鬼時不嚇一跳，最好的作法就是跟鬼合夥，跟鬼走在一起。每家券商的董、總都是精得跟鬼一樣，想長期做『套利』不被發覺，拉董、總進來一起做是最好的辦法。老實說，每個部門都有這種勾當可玩，承銷部的承銷股票分配、自營部的特定股票護盤、債券部的公債『套利』，沒有董、總的默許，誰敢放心大膽做。」

柳依依忽然一個不祥念頭掠過，腦子裡何秉燭身影匆匆一閃。胡北風不待她多想，又跟著說道：「跟我同輩份的許多同業的新金部主管都靠權證『套利』發了財，像是華開新金部的副總過去幾年就撈了七、八千萬；建業證券的副總沒六千，也有四、五千萬；而永明的主管少說也是三、五千萬。我不是自命清高，沒有所謂屑或不屑的問題，只是單純地不想賺這種佔人便宜、不是靠自己實力的錢，而我也不希望我部門裡面的人做這種事，所以我一直都很小心，嚴格要求我的交易員不要搞鬼。我經常會無預警地走進交易室觀看交易員的電腦交易畫面，並抽點交易日報表，目的就是給我不乾不淨的機會。在白脩檣進來之前，我確定沒有人亂來。」

胡北風講到白脩檣，臉上忽然一個痛苦神色。柳依依覺察到了，暗道那白脩檣果真如她直覺以為的，是個惹人厭的邪門傢伙。

「白脩檣雖然是我面試進來的，但卻是——」

「公司裡一位高階主管介紹的，」胡北風快口下差點說出是何秉燭居中牽線，還好腦筋一急轉，警覺到可能傷了柳依依的心，連忙改了口。

「跟白脩檣一道來的還有華開證券兩位交易員。考量合作默契及組織管理等因素後，我讓白脩檣帶這兩個人自成一個新的交易小組。同時，我還從其它小組裡抽調出另外四個交易員到白脩檣這組來。原本我是期望加入白脩檣這邊的四個人可以協助白脩檣等三人瞭解我的管理風格，儘快熟悉並融入部門文化。只是，我沒想到我太大意，也太低估白脩檣的『能力』。進來才幾個月，白脩檣就已跟全部門的人融成一片，並讓他底下的幾個人對他服服貼貼。老實說，那時候我看了還真有些吃味。五年前，也就是白脩檣被升任為交易組組長後的一年，白脩檣原本所帶的那個小組的人竟然沆瀣一氣，連手做起『套利』的勾當。」

「……」講述至此，胡北風忽然無言，似陷思索。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我這邊經常會有報社記者來走動。有一次一位女記者來採訪——對了，妳認識白映帆嗎？」沉默了一晌後，胡北風再啓雙唇，將話題稍稍帶離，以方便後續故事的交待，只是話還未說完，念頭卻忽然一轉，問起柳依依是否識得女記者。

柳依依看了胡北風一眼，邊搖頭、邊淡淡笑著說：「是不是那位什麼都不懂，文章也寫得鶯鶯扭扭的美女記者？我不能算認識，只是見過一次面，是她到我們部門來採訪我們副總時遇到的，聊了幾句，感覺起來，……很媚，」柳依依不知該如何形容，腦筋轉了一陣後，浮出這麼個印象來。

胡北風咧開嘴笑了一笑。「很媚」，的確這也正是他對白映帆的感覺。

「白映帆那次是來採訪我對認購權證市場的看法。訪談結束後，她說想參觀一下交易室並跟她弟弟打個招呼。一問之下，原來她是白脩檣的姐姐。我帶她到交易室裡面轉了一圈，然後走到白脩檣座位前面停了下來，陪著她與白脩檣隨意閒聊。剛開始時，我只專心跟著她姐弟倆說說笑笑，沒特別留意什麼。但沒多久，我隱約覺察似乎有人不時地往我們這邊打量。我心裡頭一陣好笑，暗想是在偷窺美女。不過沒得多久，我漸漸發覺那道暗中偷瞄的目光不像是在窺探白映帆，反倒像是針對我而來。我按捺下好奇心，不動聲色，裝作並不知情，仍舊陪著她們姐弟倆閒聊。等到聊得差不多後，我要白脩檣代我送客，我自己則假裝要回我辦公室。我走了沒兩步，突然掉頭走到那個一直在偷瞄我的人背後，才看了電腦螢幕一眼，我立刻知道慘了，我處心積慮不要我的部門沾惹惡習，但畢竟還是犯了。」

「那位交易員是我原先部門裡面的人，我看他忠厚、做事認真，就將他調給白脩檣那一小組。他與白脩檣未被升任為交易組組長前所帶的小組的其它成員都坐在靠窗的角落。他的兩個電腦螢幕上一邊是公司部位的交易介面，另一邊則是他在其它券商開的人頭戶的下單畫面。兩邊的交易標的、交易價位、下單時間等一比對，立刻就知道在做些什麼事。我從背後往下看，他緊緊抓著滑鼠、正想將人頭戶下單畫面關掉的手顫抖得厲害，我火氣衝了上來，正要發脾氣，白脩檣卻剛巧送走他姐姐，笑著臉走進來交易室。他看到我站在這位交易員後頭，臉上先是一愣，接著看了我一眼，見我面上神色不對，他原本帶笑的臉立刻僵直了，而才一會，與我相接的目光甚至還緊張地飄移開來。我不用多問些什麼，單看他這表情，心中就已明白了兩、三分，這事情不可能跟他沒關係，否則怎會一副心虛模樣。我做了些調查，然後向當時是新金部副總的江上峰報告。江上峰不置可否，只說須謹慎處理，免得冤枉好人。一個禮拜過去，我看江上峰沒動靜，便主動提供資料給總稽核，請稽核室協助調查。又兩個多禮拜過去，稽核室也沒下聞。我心中有些不安，便跑去找總稽核，誰知稽核室的門才一

打開，就看到江上峰跟總稽核兩個人站在最末端的角落處正在交頭接耳、竊竊私語。我見到這一幕，先是一個錯愕，雖然不知他們討論的是否與我要追查的事有關，但當我悄悄抽腿，打算在不驚動他們的情況下離開時，江上峰湊巧抬起頭來，與我四目相覷，那眼神布滿疑忌，讓我不由得渾身一陣寒意。這時原本背著我的總稽核大概覺察到江上峰異樣，也忙著轉過頭來望向門邊，當他看到我時，臉上表情既是驚訝、又是鄙屑、甚至還是嫌憎疑猜。我不善於處理這種場面，下意識裡沒頭沒腦地說了聲抱歉，就匆匆離開了。」

「你覺得江上峰也牽連在裡面？」

胡北風點了點頭，接著說道：「江上峰一直都不喜歡我，起初我只以為是因為跟他不對味。但是，如果不是這位交易員被我抓到，如果不是江上峰都不處理，我不會看到江上峰那種令人脊背發寒的眼神，我也不會猜想到他跟白脩檣等的利益勾結。我離開稽核室後，眼前陣陣發黑。回到新金部時，看到每個人都覺得很疏遠，好像每個人都有嫌疑，好像每個人都暗裡藏刀。我將自己鎖在房裡，頭腦混混沌沌，靜不下來。」

「那天下午，快下班時，江上峰突然來敲我的門。他得了江麗天遺傳，很會心機運用。言談舉止間，他就一如平常，完全看不出早上時的那種嫌忌神色。東拉西扯好一陣後，他拿出了份稽核室的調查報告給我，說那交易員的確做了違反職業操守的事，問我怎麼處置。我回說應該讓他走路，他點點頭表示贊同，但卻又狀似難言的猶豫了一下，然後才說白脩檣是交易組組長，應該連坐，而我是部門副主管，也有責任。只是考量到怕會影響部門士氣，也怕董事長知道後會大發雷霆，所以打算讓那涉案的交易員以私人理由自請離職，而對白脩檣及我則不追究。」

柳依依聞言一愣，沉默了頗一晌後，才半是佩服、又半是輕蔑地說：「高竿，真是面面俱到，處理得極為圓融。輕輕鬆鬆間，將一切都推到了那交易員身上。不僅將白脩檣排除在事件之外，更將他自己擺到了仲裁者的超然位置，讓他能夠『清高』地俯看恩怨是非，『公正』地論斷人事去留。原本他跟白脩檣都是有嫌疑的，但經這處置，他儼然成了正義判官；白脩檣則係屬無辜，只是單純的督導不力；而你雖是主動除弊，卻也有管理失責之處。雖說這事極為嚴重，但為免事件擴大，他假意不深入追究你與白脩檣的失職過錯，所以你倒欠了他人情。高高舉起，輕輕放下。這等巧詐機心，果真是得父真傳。」

柳依依愈說愈驚，對江上峰添增了許多嫌惡。思量一會後，柳依依又說道：「學長，我相信你的直覺，總經理跟白脩檣應該是有問題。只是，剛才聽你說的這許多來

台北華爾街—宇宙鋒

龍去脈，好像都還不是有明確證據可指證他們？」

「沒錯，的確是如此。那個時候，我只是心裡頭懷疑，卻苦無證據。江上峰讓那交易員離職後，我暗地裡都在注意白脩檣跟他原本帶的那一組人，他們的交易報表我也特別仔細核對，甚至我還將不同組的交易員輪調，讓他們互換權證來做避險操作，目的就是不要給他們任何再犯的機會。我觀察了將近一年，沒再看到任何奇怪的地方。不過，一年後，也就是四年多前，江上峰被升遷為總經理，我頂他遺缺，接任新金部副總。按理說來，部門所有事務應當歸我全權主管，可是，每次發行認購權證的銷售分配還是握在江上峰手裡。我熟識一些經紀市佔率很高的分公司經理人，很久之前他們就一直跟我要求增加認購權證銷售配額，過去這些配額不歸我所管，現在我是部門主管了，我想要回分配權，好讓配合度高、能幫忙銷售權證的分公司拿到更多的配額，所以我跟江上峰提了要求。他只笑一笑，說權證的銷售配額須整體考量公司所有部門客戶的重要度後才能做分配，因此不適合下放給我來掌控。我想想似乎也有道理，但卻又有一股說不出的怪異感覺，所以幾天後，我跟秘書要權證的客戶名單看。她不肯給，推說從以前到現在都只有江上峰一人可看那名單。這個秘書是江上峰調任總經理後留下的，我並不喜歡，但因跟江上峰有些遠親關係，我沒敢將她換掉。我聽她說起這份名單的機密性，心中就覺得不對勁，於是拜託信任的一位資訊部工程師幫忙列印出過去幾年來的權證銷售名單。一看之下，整個輪廓就清楚浮現了，有幾位客戶的名字永遠都出現在申購名單之中。我不知道這些人是誰，因此又請資訊部幫忙調客戶資料。查出客戶所屬的分公司後，我假藉名目向分公司經理人套問，結果大大的出乎我預料之外。原本我只預期這些人是公司的重要客戶，可能是債券部或承銷部的重點客戶，因此每次都能獲得鉅額的權證配額來做為套利的特定人，但是沒想到這些人幾乎都是江上峰的親朋好友。」

胡北風看了聽得心驚膽寒的柳依依一眼，只見她關鎖著眉、似在深思，於是便將還要往下分說的話暫且止住，等候柳依依回神。沒一會，柳依依呼了一氣長息，悠悠說道：「江上峰用親戚朋友的帳戶申購認購權證，做為『套利』交易的特定人，掛牌時須得有小心謹慎、並瞭解內情的人幫忙應對交易、拉高買回，否則頂多只是被當成一般的特定人，按預定的價格回收，賺到一般的『套利』利潤而已，無法享有你所說的那種驚人報酬。以白脩檣的為人及職權來看，這個裡應外合的人應該就是他，而他原先帶的那一組人配合他來上下其手是再適合不過的了。」

胡北風笑笑轉首，想讚賞她的靈慧，但與柳依依才四目相接，竟瞧著她眉宇間頗有愁緒，似有煩憂。胡北風只道柳依依是替他耽心，心中不由一陣暖意。

「你說其它部門也做這種事，能否告訴我債券部的情況？」友聲（待續）